性何内何外故曰合内外之道事事皆性命物物皆性命在在皆性命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時措之宜時即中庸也無偏無倚無過不及時時常中是之謂時噫此章愈可以見性命中庸之蘊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無小大也有高下而無高下也有遠近而無遠近也
以至廣狹厚薄深淺多寡無不皆然此未有天地以
前渾全之太極也故天斯昭昭之多非始小而終大
也蓋所謂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固自具於斯昭
昭之中而指斯昭昭則覆物之無窮已在是矣地一
撮土之多非始薄而終厚也蓋所謂載華嶽振河海
萬物載焉固自具於一撮土之多而指一撮土則載
物之廣厚舉在是矣山一卷石之多非始畢而終高

以爲見也不睹不聞所以爲睹聞也獨所以爲對而一所以爲十百千萬以至於無窮也此悠久無疆之義也此所以貴於不息也是故致知非真知則爲徒知不知知而力行則爲冥行何者不真識天地山水則不識誠不識誠而漫曰吾孳孳不已焉吾恐斯昭昭撮土卷石勺水皆非真者雖窮年之力窮終身之力其所到亦非中庸之道也如能識其所謂天地山水則自能識誠既識誠則雖欲息也其可得乎而或者

何謂不貳太極也易之一畫也不二者二之所從生生生不窮以至於十百千萬孰得而測之何也同此物也為物者此也則生物者亦此也物者何誠是也不誠無物也以一言為未盡又累言贊之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皆贊嘆之辭也下所言天地山水皆有及字天豈積斯昭昭而後及於無窮耶地豈積撮土而後及於廣厚耶山豈積卷石水豈積一勺而後及於廣大不測耶非然也未有

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至高深也然而至高深者
即至卑淺也一卷一勺不謂之山水可乎由是言之
未有微而不顯者未有薄而不厚者未有卑而不高
者未有淺而不深者亦在乎無息而已詩述天與文
王皆發嘆而言之涵咏此處令人感動中庸一書惟
善讀者知之或言性而不及命知其爲言命也或言
命而不及性知其爲言性也或不言性命而言天地
萬事萬物之理知其皆性命也今此章援詩爲證則

優優之大道海涵而春育之也孔子之稱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季札觀韶樂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大與天同故曰峻極於天天之所以覆萬物者此誠也聖人之發育萬物亦此誠也此其所以爲洋洋優優也夫洋洋優優之大道尤於禮乎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禮曲禮皆誠也皆天也非人之所爲也而曰待其人而後行何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禮者天所秩用斯禮者

人也即天也非人以私意僞爲也大哉禮乎上際下蟠何往非禮古往今來何物非禮因考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皆禮也郊社以仁鬼神嘗禘以仁昭穆饋奠以仁死喪射鄉以仁鄉黨食饗以仁賓客皆禮也故孔子語門弟子曰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又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是故明乎禮則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在是矣明乎禮則所謂致

能洞徹融通則所謂問學者非眞問學矣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蓋世有規模闊大而忽畧於節目纖悉之間者其弊將汗漫而不知底止是精微不盡固未足以語廣大也然至於一事一物較計微芒自以爲有文理密察之功而未能先立乎其大者甚而流於支離苛細之弊則所謂精微者非眞精微矣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蓋世有識見超卓之人高視物表而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矣是不依乎中

之教也孰有知高明中庸本不相離者乎堯舜之道只在徐行後長精義入神只在日用常行高明極於此即中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以至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莫不皆然新故亦非有二致也新即故故即新也日月萬古如故而光輝萬古常新豈有兩日月哉彼蹈常襲故而不知神用變化者固未免滯而不通亦有脫去拘泥之病而不肯率由乎典常者又不免蕩而無法善學者始終如一緝熙光明

有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蓋亂世危言則禍必及身曰默曰孫非中庸乎夫子又嘗自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若夫高蹈丘園隱居求志如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固將以待天下之清又有爲時而出殺身成仁如比干之直諫而甘心就死此又因地位而爲之中庸之道非執一者所可爲也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是之謂中庸

大字已足以形容此道猶以為未也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葢言彌滿六合生育無邊此所以為大也又曰優優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葢言曲盡變化至纖至悉者乃大之實也待其人而後行子思每提起人字使識人之所以為人者其旨深矣何謂人下所言至德凝道者是也德不至則道不凝惟實有諸已則堅凝而不變斯人也其盡人之所以為人者徹是故君子而下皆敷暢此旨尊德性而道問學德

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兩者不相離惟君子兼盡之所以貫天人之道會性命之極也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言兩者不相離也君子知廣大中自有精微精微乃所以爲廣大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亦言兩者不相離也惟君子知高明中自有中庸中庸乃所以高明夫婦之與知能行所以爲聖人之不知不能也新與故亦不相離日月萬古如故而輝光萬古

誠也是故居上而好禮則不驕爲下而好禮則不倍

處治世以禮則言足以興邦處亂世以禮則默足以

保身又引詩大雅以見明哲保身之義或曰保身以

緘默皆中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求生害仁固失天

則輕捐遺體亦匪中庸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庸之道古道也合天下之智以為智而不自用其智合衆人之能以為功而不自專其功所謂善世而不伐勞謙有終茲豈非中庸之道乎今以愚且賤而乃自用自專變今之俗違古之道自招裁殃尚不知悔之人也正所謂反中庸者也故聖人深鄙之且夫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乃可為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萬古不易之道也彼何人斯輒敢反古之道此端一啟將見天下紛紛乎不可定

不在禮樂無一日不講禮樂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欲以正名爲先其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陳恒弑齊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凡此皆與禮樂之規模也聖人固未嘗專執夫不敢作禮樂之説而坐視天下之淪胥以敗也非特如此而已從周之言雖未嘗祭用夏殷之禮及其答顔淵爲邦之問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損益四代之禮樂亦未

孰信之至吾夫子雖善於禮然不得尊位道不可行方且毀於叔孫圍於陳蔡歷聘諸國老死而卒不遇以是知德位不可以闕一也君子之道而下其諸有位以行其德者乎本諸身既無愧矣然驗諸民而未信是在我猶有可議也猶未契於中庸之道也徵諸庶民不過施之當今耳苟徒合乎今而未合乎古是吾之所行視三王猶有舛也猶有虧於中庸之道也然三王乃人道苟合乎人而未合乎天是吾猶未能

與天地合其德猶未能與鬼神合其吉凶猶未致極
乎中庸之道也夫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可以止矣猶且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
歟豈百世聖人之道又有出乎天地鬼神之外者歟
又有妙於中庸者歟曰非然也言三王而又言天地
鬼神似有天人之别也或者不察則謂三王爲淺近
天地鬼神爲深遠歧天地人而二之於道大有害子
思子遂於天地鬼神之下又申之曰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則天地鬼神也聖人也何幽何明何深何淺
何遠何近洞然一致何有疑惑此所謂中庸此所謂
性命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言此道通天人
決知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聖人之無異於我
故謂之知人是知也非有高深幽微不可測度之神
也不過曰中庸而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上天之
無聲無臭愚不肖之與知與能即鬼神之不可見不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復發明蚤有譽之辭學者讀到此皆疑君子不嘗有求名之心加一蚤字則又似有汲汲惟恐少緩之意毋乃啟人要譽之念乎曰不然此正所謂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者也若不觀諸徵驗何以見吾之實德令人每謂人之毀譽何足恤殊不知古人用心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沒世而名不稱則君子以爲深疾易曰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苟不自知不觀諸

而時出之不至於聖之時則何緣有臨矣而又有容有容矣而又有執有執矣而又有敬有敬矣而又有別源源乎如是其不窮耶易所謂窮神知化孟子所謂大而化之此聖人之時也此中庸之至也又申言之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可謂塞天地而横四海綏斯來而動斯和矣非聖乎非中庸之至德乎猶以爲未也又言聲名之洋溢在中國者未足爲至行蠻貊者乃

謂不誠無物也是五者至周徧至深廣隨用隨出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者何中也天命之性也又贊美之曰如天如淵而民莫不敬信且服是宜聲名四達覆載之内合敬同愛上配皇天無有限極吁斯其爲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王曰不識不知孔子曰無知也是故達無知之妙者
始可與語知矣始可與語不倚矣始可與語誠矣此
之至誠即前章之至聖此之夫焉有所倚即前章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其淵其天即前章之如天
如淵如天如淵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不可以如
言矣噫不可以如言與可以如言者果爲二乎果可
以優劣言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敎曰其曰如之謂也子思子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面累章贊詠聰明聖知之德其言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然學者須知中庸只是日用常行初非幽深高遠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只是允恭克讓舜

一步光焰萬丈的然而日亡者溝澮之水涸可立待然則學者當何擇哉子思子欲發明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道於是又接續言之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大凡冷淡者易得厭斁惟君子雖淡而不厭簡直者文采易不足惟君子雖簡而甚文溫醇者未必就條理惟君子雖溫而又能井井不亂此即是中庸之道也大羹元酒清廟之瑟遺音遺味誰其厭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有親有功文莫過此溫潤

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化型一家風也言行在我自也一國之風天下之風未有不自言行始勿求於風知自即知風矣勿求於遠知近即知遠矣勿求於微知顯即知微矣凡人常欲知遠而未嘗知遠之近常欲知風而未嘗知風之自常欲知微而未嘗知微之顯故馳騖乎四方萬里之外而几席之下反有所不察探索乎茫昧深幽之域而日用之間反有所不辨此不足以語知矣所貴乎知者心如太空六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子之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夫不言不動而自足以感人動物是果何爲而然於此亦可以悟矣又引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皆所以發明不言不動之旨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說者曰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此爲始末相貫嗚呼中庸之書無一言而非性命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無可矜衒者久而愈章好矜衒者暫焉雖著隨即澌盡矣淡中有不厭之味蕑中有可觀之文溫厚中有井井秩秩之條理此所爲尚絅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知遠之在近知風之有自知微之可顯以此爲入德之要則不必表暴於外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盡亦內省乎省己而無疚病也斯可以無愧於心矣勿謂人不我見也人尚可欺吾心不可欺也然則君子